

翻譯中國·再現摩登： 林語堂「小評論」之法譯行旅

陳碩文

摘要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1895-1976），1927年回到上海，期間除陸續主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天下》、《西風》等刊物外，同時擔任英文《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小評論」（“The Little Critic”）專欄主筆。林語堂發表在《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上的英文隨筆，不久後便結集成冊出版。不讓英語版本專美於前，林語堂的「小評論」隨即很快被譯成了法文，同步刊登在《北京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14-1940）上，並且由該社出版了單行本《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成為後來林語堂之文學作品旅行歐洲的先導。

林語堂「小評論」時期的英文隨筆，後來不少又為他改寫成中文發表，此段文學實踐在林語堂文學生涯中的階段性意義，已為人指出，然此時期林語堂雙語寫作在其文風形塑、文學觀點凝成上的意涵，及其靈感來源等，仍有待深入考察。此外，林語堂「小評論」的法譯歷程，也一直較少受到關注。本文即以林語堂的「小評論」法譯始末為中心，爬梳林語堂的「小

2023/10/16 收稿，2023/12/21 審查通過，2024/02/01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摩登上海共和國：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壇的世界主義文學實踐——以林語堂、蕭乾、徐仲年為中心」（MOST 110-2410-H-004 -154 -MY3）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兩名匿名審查委員提出極具啟發性之建議，筆者獲益良多，萬分感謝。助理張家綾協助整理、蒐集資料，亦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 陳碩文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在民初上海多語多文化空間中誕生、轉譯的歷程，並參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言之「全景文學」（la littérature panoramique）觀點，從「隨筆」、「素描」此文類在世界各地生成、轉化的視角，探討林語堂此一誕生於世界文化快速流動，中西思潮薈萃之地上海的「小評論」文學實踐背後所涉及的中國現代散文美學形塑、譯寫中國與想像世界的雙面性，與現代性再現等多重意涵，以填補相關研究的空白。

關鍵詞：林語堂、小評論、世界文學、雙語書寫

Translating China, Representing Modernity: The Journey of Lin Yutang's "The Little Critic" in French Translation

Chen Shuo-wen

Abstract

Renowned for his motto "Feet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heart in critiquing the universe," Lin Yutang (1895-1976) returned to Shanghai in 1927. Besides serving as the editor-in-chief for publications such as *Lunyu* 論語 (*The Analects*), *Renjianshi* 人間世 (*This Human World*), *Yuzhoufeng* 宇宙風 (*Cosmic Wind*), *Tianxia* 天下 (*T'ien Hsia*), and *Xifeng* 西風 (*West Wind*), Lin Yutang also led as columnist for the English weekly "The Little Critic" in *The China Critic* 中國評論週報. He's English essays from "The Little Critic" were soon compiled into a book. Then, his work swiftly found its way into French, published simultaneously i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The Politics of Beijing*, 1914-1940) and later as an offprint, titled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Chinese Humor: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This paved the way for Lin Yutang's literary journey through Europe.

Many of Lin Yutang's English essays from the era of "The Little Critic" were subsequently reimagined in Chinese and published, marking a pivotal phase in his literary trajectory, as it signifies a distinct stage in his literary viewpoint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prose writing style, still requires further in-depth examination.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Little Critic" into French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journey of Lin Yutang's "The Littl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ritic” into French. Through the lens of Walter Benjamin’s concept of “panoramic literature” (*la littérature panoramique*), it explores the global gen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ssay and sketch genres, aiming to delve into the multifaceted implications of Lin Yutang’s “The Little Critic” born amidst the rapid flow of world culture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currents in Shanghai. This study seeks to elucidate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ese prose aesthetics, the dual nature of translating China and imagining the world,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modernity, thus bridging the existing gaps in research.

Keywords: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World Literature, Bilingual Writing

一、前言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1895-1976），集哲學家、文學家，以及發明家於一身，更是民初時期穿梭中西文化間的雙語作家。念完大學，負笈海外、落腳北京後，1927年，林語堂回到上海，此後八年時間，他先後擔任中研院英文秘書、東吳大學英語教授、上海自由普世派俱樂部主席、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宣傳主任，同時並擔任英文《中國評論週報》（*The China Critic*）「小評論」（“The Little Critic”）專欄主筆，及《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主編、《天下》編輯、《西風》顧問編輯等，參與了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黃金十年的文壇建構。¹能編善寫，兼擅中英文，橫跨多種文學實踐領域的林語堂，可說是上海多元文化場域中跨界交流的代表人物。

林語堂此時期的文學實踐，已受到學界相當之關注。識者多指出，他在上海的文學嘗試，不論是早年於聖約翰大學報刊的雙語寫作，²或為《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專欄撰稿，都成為林語堂此後文學事業走向世界，穿梭中西文化間的跳板。³而其文學實踐歷程，更自始受惠於上海——此一活潑的多語多文化接觸空間，⁴一座醞釀、培育著世界文學想像的海上花園。

林語堂發表在《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上的英文隨筆，不少後來由他改寫為中文版，雖早已為學界注意，⁵實際上，除了中、英文外，林語堂的「小評論」文章更隨即被譯成法文，連載於在北京出版的法文報刊《北京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並由該報印書館出版了單行本。林語

¹ 請見岑丞丕、洪俊彥：《林語堂生平小傳》（臺北：華藝數位公司，2014年）。

² 鳳媛：〈林語堂聖約翰時期的語言文學觀考論（1911-1916）〉，《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頁82-91。

³ 根據錢鎖橋教授研究，林語堂「小評論」中五十來篇雙語作品，乃先有英文，然後在中文刊物「譯」成中文發表。「小評論」上的文章更是林語堂走向世界文壇的開端，他後來不少文章，其靈感源頭也多來自「小評論」，可以看出此番創作實踐的重要意義。請見錢鎖橋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xxxiii。

⁴ 「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的概念由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提出，指稱不同帝國文化相遇的空間。請見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1991): 33-40；文化接觸空間與中國現代文學家的多語書寫、知識交流之相關研究，可見於鍾欣志：〈宋春舫的多語書寫與民國初年交會區的知識互換〉，《戲劇研究》第29期（2022年1月），頁37-70。

⁵ 錢鎖橋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頁xli。

堂「小評論」英文隨筆即時的法譯，顯現出當時中國的確存在著一批頻繁交流的多語知識人、編輯、譯者和讀者，關注、參與著中國現代文壇。然，林語堂「小評論」法譯始末究竟為何？從外文報刊編輯、記者表述、代言何為中國，到中國文人的自我描繪，林語堂的中國想像又是什麼面貌？有何含義？對其法文譯本進行考察又將使我們對林語堂的寫作實踐有何新的認識？本文即以林語堂的「小評論」法譯始末為中心，爬梳林語堂的「小評論」在民初上海多語文化空間中誕生、轉譯的歷程，並探討林語堂此一文學實踐的多重意涵，以填補相關研究的空白。

二、「小評論」與民初中國多語都會文化空間

印刷文化在近現代中國的長足發展，學者已有許多研究。19世紀末，隨著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新式印刷技術亦隨西風東漸，傳入中國，先有西人報刊，爾後又有中國報人、文人相繼辦報，中國現代出版事業遂日益勃興。⁶現代中國的出版市場誕生在此特殊的歷史情境下，自起始便具多語多文化的特質，尤其是在租界林立之上海。⁷如學者指出，此一時期各大外文報刊其實擺盪在新聞、宣傳、學術探求之間，在中國知識分子、學者和記者中享有廣泛的聯繫網絡。⁸而各式報刊更有如一寬廣平臺，致使中西文明與文化在此交流對話，其所產生的智識影響力不可小覷。尤有甚者，此類外文報刊更扮演著向廣大世界介紹中國的角色，對現當代歐美及世界各地人士理解、想像中國，影響深遠，其中，在華英文報刊更常為學者關注。⁹

⁶ 上海新型出版系統與報刊的相關探討，請見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魯道夫·瓦格納教授在《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一書中，將報刊視為跨文化的媒體，是一種跨語言、跨文化連結，並通過對上海《申報》進行的細緻的個案分析，探討晚清時期政治與公共領域的互動、報刊角色的自我定位，深具啟發性。〔德〕魯道夫·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賴芊擘、徐百柯等譯：《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9年)。

⁷ 胡志德教授在論文中特別援用橫光利一的小說，分析現代上海的多元面貌，請見〔美〕胡志德 (Theodore D. Hutters) 著，吉靈娟譯：〈20世紀初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曖昧面貌〉，《人文中國學報》第24期 (2017年6月)，頁231-261。關於上海的多元都會文化景觀，及外人在上海的活動，可見熊月之：《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

⁸ 請見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1-7。

⁹ Shuang Shen, *Cosmopolitan Publics: Anglophone Print Culture in Semi-Colonial Shanghai*

《中國評論週報》是一份以「發出中國人自己的聲音」為宗旨的英語綜合性刊物，創辦於1928年，由孫科（1891-1973）的「中山文化教育館」支持，具半官方色彩。與以往由西人主導的英語報刊不同，參與該報創辦的，多是留學歸國，嫻熟英文、外語的中國菁英，全增嘏（1903-1984）、潘光旦（1899-1967）等文化界名人、論語社的主要成員等，都為該報撰稿。¹⁰

林語堂的「小評論」專欄在該報創刊兩年後創設。從1930年到1936年，除去出訪歐洲時期（1931-1932年間），林語堂一直為「小評論」供稿；其中一些文章，被他陸續改寫成了中文發表。1935年，「小評論」英文隨筆集單行本，也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按林語堂自己的話說，所謂的「小評論」之「小」，是相對於「大」而言；其意在解下領帶，圍在火爐邊，最好再點上一支煙，把讀者當成親朋好友，傾談一些小至蒼蠅大至宇宙的話題。¹¹與林語堂後來創辦《論語》、《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主張不只寫「評論的話」，且「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的文學觀，¹²頗有契合之處。而他所謂的「解下領帶」，擺脫不適，圍在火爐邊進行談話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他後來力求以「閒適」為格調，言小避大之文學觀初期面貌。¹³「小評論」時期的文學實踐，奠定了林語堂後來文學理念與創作的特色一說，可謂其來有自。

林語堂自己也曾這樣回憶：

所有的一切都源自我給「小評論」專欄撰稿。我是公認的獨立評論家，既不是國民黨人，更不是蔣先生的人，而且評論時毫不留情。其他評論家謹小慎微，生怕得罪人，而我就敢說。同時，我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¹⁰ 萬華英：〈民國時期中山文化教育館創辦雜誌知見錄〉，《中國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1期，頁135-147。

¹¹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p. III.

¹² 林語堂：〈發刊《人間世》意見書〉，《拾遺集（上）》，收於梅中泉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7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80。

¹³ 已有研究指出，從《語絲》到《論語》，是林語堂文學閒適觀的發展階段，不過沒有進一步談到此時期雙語書寫扮演的角色，請見劉佳蓉：《斯「文」各主張：小品論述在民國》（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2年），頁77。

發展出一種特殊格調，就是把讀者當親密朋友，行文好像是和老朋友談天，無拘無束。¹⁴

這段回憶可說相當好地呈現了林語堂評論文字獨特的風格，也證實了「小評論」文字對他而言的重要意義。如眾所知，早在《語絲》時期，林語堂談及現代文學，在語言、主題外，更關注文體改革，曾提及西方隨筆（essay style）之遣詞行文，作為新文學實踐的參照。¹⁵而到了《論語》時期，林語堂更承襲周作人（1885-1967）拈取晚明小品文概念，建構現代散文文體的精神，推崇公安派、蘇東坡（1037-1101）、徐文長（1521-1593）、李漁（1611-1680）的文筆，主張以語錄體書寫性靈。¹⁶故識者多指出，林語堂著名的小品文觀點，萌芽於《新青年》、《語絲》時期，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時期更為成熟，創作也另闢蹊徑。¹⁷然，通過以上考察可知，林語堂文學風格的成熟、文學創作的生發，其實也與他「小評論」時期文學實踐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林語堂此階段的雙語書寫，也是關注其文學理念和風格變化的重要窗口。

而林語堂最為人所知的，還有其提倡「說真話」的精神。林語堂曾引用 19 世紀著名英國文評家馬修·阿諾德（Mathew Arnold, 1822-1888）的名言「批評是認清對象的真相」，¹⁸提倡「引讀者為知己」，書寫「小心謹慎的批評家為討人人高興而所不敢言者，我卻敢寫」的「真心話」。此一風格早在《語絲》時期可見端倪，¹⁹然睽諸林語堂上述回憶，則自書寫「小評論」專欄以來，林語堂實際上便著力分享一己見聞、感想、評論，林語堂獨有的，個人化的「我說」、「說我」之筆調風格，竟萌芽於此。²⁰

¹⁴ Lin Yutang, *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 p.69, 轉引自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 年），頁 107-108。

¹⁵（林）語堂：〈插論語絲的文體——隱健，罵人，及費厄潑賴〉，《語絲》第 57 期（1925 年 12 月），頁 3-6。

¹⁶ 林語堂：〈新舊文學〉，《論語》第 7 期（1932 年 12 月），頁 212-213。

¹⁷ 請見劉佳蓉：〈斯「文」各主張：小品論述在民國〉，頁 56-57。

¹⁸ 林語堂：〈論現代批評的職務——十九年正月三日在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講稿〉，《大荒集》（上海：生活書店，1934 年），頁 6。

¹⁹ 請見（林）語堂：〈插論語絲的文體——隱健，罵人，及費厄潑賴〉，頁 4。

²⁰ 劉正忠：〈林語堂的「我」：主題聚焦與風格定調〉，《中國現代文學》第 14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9-144。

撰寫「小評論」專欄，在林語堂雙語書寫的歷程中具重要意義，也與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夫婦是由於「小評論」專欄文字而開始關注林語堂，親自晤談後，邀請他合作出版《吾國與吾民》（英：*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法：*La Chine et les Chinois*）系列書籍相關。賽珍珠自幼隨傳教士父母來到中國，生活了三十餘年，十分關注當時各大城市出版的英語報刊。1933年，賽珍珠接獲一場晚宴邀請，在場的還有林語堂，據說賽珍珠欣然答應出席，因為她正追讀林語堂的「小評論」專欄，兩人相談甚歡，不久後，賽珍珠便將手上的林語堂之「小評論」文章郵寄給了莊台（John Day Company）公司的華爾西（Richard J. Walsh，1886-1960），華爾西便將一篇「小評論」文字發表於美國報刊，成為林語堂邁向美國文壇的敲門磚。²¹

而從賽珍珠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林語堂的英文文章在當時的確受到在中國的外文讀者注意；上海此一際來往密切的多語知識精英文化圈間緊密的來往交流，也成就了推動林語堂的英語書寫在中國以外發揮影響力的因緣。也就是說，唯有在上海此類多語多文化都會中，方能促成如同賽珍珠、林語堂的合作，使他們得以持續以對照、跨越的眼光，穿越中西之間，以文字再現生命經驗。

而翻看林語堂「小評論」時期的文字，書寫城市的如〈上海之歌〉（“A Hymn to Shanghai”）、〈為洋涇浜英語辯〉（“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涉及與英語讀者談論中國者如〈中國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思孔子〉（“The Other Side of Confucius”），談及生活小事者如〈論看電影流淚〉（“On Crying on Movies”）、〈論西裝〉（“On Chinese and Foreign Dress”），或時事評論如〈摩登女子辯〉（“In Defense of Gold-diggers”）、〈論裸體運動〉（“Confessions of a Nudist”）、〈談言論自由〉（“On Freedom of Speech”），可說無不與此一中西文化交匯之都會生活息息相關。事實上，上海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觀，至林語堂執筆書寫之際，已有百年之久，更已成為一居住著形形色色的都市人，熙來攘往、各地文化衝撞交織的現代大都會。林語堂的「小評論」文字，多寫這些都市生活點滴，世情百態，帶有相當程度的現代城市人印記。也就是說，林語堂的「小評論」書寫，是誕生於世界文化快速流動，中西思潮薈萃，出版文化盛行之地上

²¹ 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頁183-185。

海的產物，通過描繪一風趣、學貫中西的紳士自我，林語堂的書寫同時展現了個人情性與現代城市生活，映現著上個世紀之交海上摩登的萬千風情。²²

而不讓英語出版專美於前，林語堂「小評論」英文隨筆隨即很快被譯成了法文，同步刊登在《北京政聞報》上，並且由該社出版了單行本《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成為後來林語堂之文學作品旅行歐洲的先導。

此次翻譯始末、經過為何？怎麼解讀林語堂隨筆文字穿梭中歐之間的跨文化行旅之意涵及其影響？下文中，筆者將一一分析之。

三、林語堂「小評論」的法文翻譯旅程

(一) 多語讀者·跨國場域：《北京政聞報》與林語堂隨筆

前人研究已經指出，早在 19 世紀中，法國傳教士為傳教所需，引進了新式印刷技術及出版文化，成為中國新型印刷市場蓬勃發展的推手。²³教會以外，由私人經營，或帶有半官方性質的法文報刊也為因應法租界人士的需要，陸續推出。《上海報界》(*Le Nouvelliste de Changhai*) 是中國最早的法文報紙，創刊於 1870 年，公董局一度以之為發聲管道。此後，《進步》(*Le Progrès*, 1871-1872)、《中法新匯報》(*L'Echo de Chine*, 1897-1927)、《北京政聞報》、《法文上海日報》(*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等輪番登臺，多集中於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以新聞、時事、商業、生活情報資訊為主要內容。當時創辦法文報刊者，傳教士外，也包含了記者、商人，甚至教員、研究員。法文報刊的主要目標讀者是法國僑民，但事實上，法文報刊讀者群中也包括懂法文的其他外籍讀者，或中國本地留學歸國的精英，及擅長法語的知識青年等。並且，這些法文報刊除在中國流通，亦發行海外，包括法國其他殖民地，及其他歐亞文化交流地帶，形成一個具世界規模的交流網絡。²⁴

²² 已有學者對此進行觀察，相關研究成果請見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錢鎖橋主編：《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 年）；張睿睿：〈從牛津「冒」到上海的「煙」——林語堂和論語派的中國現代化〉，《東吳中文學報》第 41 期（2021 年 5 月），頁 103-124。

²³ 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1-14。

²⁴ 趙怡：〈《新法蘭西評論》(NRF) 之中國新文學介紹——新文化運動與中法文化交流〉，

法國人向來重視文化，對文學交流、文化輸出亦很積極。一戰後，法國文化界在戰火煙硝中重拾活力，領軍人物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關注世界主義思潮，積極推動文化交流；²⁵而半官方性質的法國文化協會（alliance française）、中法聯誼會（l'association amicale sino-française）等在華組織亦日益活躍，中法間教育合作更加頻繁。在法國文教界人士的合力推動下，法租界中常見各國人士訪問，文藝活動與文化交流也十分熱絡，而以上文藝消息，多可見於在華的法文報刊，從實體到報端，形成一個活力十足的文化交流空間。²⁶在上述報刊中，《法文上海日報》，和《北京政聞報》兩者，一北一南，同常設有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專欄，尤其受矚目。²⁷

《北京政聞報》發行自 1914 年，由法國外交部支持，1938 年起改為半月刊，1940 年停刊，是在華歷時相當長的一份法文報刊。《北京政聞報》以刊登時事、社論為主，對當時法文讀者及當局了解中國政治局勢方面發揮了相當之影響。²⁸除了政經消息外，中國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也因《北京政聞報》編輯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1881-1955）認為乃了解各方面都在變革中的中國社會之重要面向，故不時加以譯介。²⁹事實

收於朱慶葆、孫江主編：《新學衡：新文化運動的異途》（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頁 113。

²⁵ 一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不少知識分子如羅曼·羅蘭積極宣揚和平思想，鼓吹團結友愛，連結各國團體、組織，極具世界主義理想；此股風潮於三〇年代後更與蘇聯主導之國際無產階級文學產生連繫，於二戰期間積極推動反戰運動，相關研究可見 David James Fisher, *Romain Rol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²⁶ 趙怡：〈上海租界のフランス語新聞 *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文化欄を支えた多国籍の執筆陣〉，收於〔日〕榎本泰子、森本頼子、藤野志織編：《上海フランス租界への招待：日仏中三か国の文化交流》（東京：勉誠出版，2023 年），頁 117-138。

²⁷ 相關研究請見趙怡：〈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寶庫——《法文上海日報》（1927-1945）〉，收於馬軍、蔣杰主編：《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二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 年），頁 3-26；聶卉：〈《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 年第 2 期，頁 111-112、114；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 年第 5 期，頁 127-141。

²⁸ 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頁 127-141。

²⁹ Alphonse Monestier, "But et caractère de notre revue,"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14 (1), p. 5, 轉引自 Yanna Guo,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14-1940): une revue francophone comme espace de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373.1 (2020):

上，孟烈士特本身亦對文學頗有愛好，且交遊廣闊，與當時北京的留學歸國精英圈、學院中的雙語知識人有所往來。³⁰

翻閱《北京政聞報》，首先登上該報扉頁，向法文讀者介紹中國現代文學者，首推宋春舫（1892-1938）。1918年，他率先發表〈當代中國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一文，向讀者闡釋《新青年》引領的文學革命；接著，宋春舫又陸續在《北京政聞報》發表了多篇文學評論，談論中國現代小說、戲劇、詩歌的發展，這些文章後收入其《當代中國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一書，由《北京新聞》（*Journal de Pékin*）印書館出版。³¹

此後，「致力於將中國最主要的現代短篇小說家介紹給刊物讀者」的《北京政聞報》上開始刊載中國現代小說的翻譯，陸續刊登了張奠亞（?-?）、徐仲年（1904-1981）等翻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包括了魯迅（1881-1936）、沈從文（1902-1988）、郁達夫（1896-1945）等人的作品，更出版了以上作家法語作品的單行本。1933年，《北京政聞報》上還連載了錢杏邨（1900-1977）的《現代中國文學作家》（*Les Écrivains contemporains chinois*）評論集，向法文讀者介紹了魯迅、郭沫若（1892-1978）、郁達夫、蔣光慈（1901-1931）等。據統計，此時期，約莫有29位中國現代文學作家得到了譯介。他們譯介的文學類型包羅萬象，從小說、新詩、戲劇、通俗文學、書信集都有，多關注五四以後湧現的新文學社團及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相當好地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初期的樣貌。³²

39-56。

³⁰ 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頁127-141。

³¹ 這些文章的中譯本及相關研究，請見羅仕龍：《志於道·遊於譯：宋春舫的世界紀行與中西文學旅途》（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3年）。宋春舫譯寫中國的相關研究，還可見於羅仕龍：〈從繼承傳統到開創新局——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漢風》2017年第2輯，頁84-97；郭彥娜：〈宋春舫：中國現代文學域外譯介的發軔者〉，《新文學史料》2021年第2期，頁104-112；鍾欣志：〈宋春舫的多語書寫與民國初年交會區的知識互換〉，頁37-70；鍾欣志：〈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多樣性與當代性（1919-1937）〉，《政大中文學報》第32期（2019年12月），頁87-128。

³² 根據郭彥娜的研究，《北京政聞報》法譯新文學作品共計218種，包括雜文小品132篇、詩歌51首、短篇小說23篇、戲劇10部、通信集1部、傳記（節選）1部。郭彥娜：〈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頁130。

除了文學作品外，1930年起，《北京政聞報》編輯還選譯了胡適（1891-1962）、林語堂等人以英文創作的雜文、評論、隨筆等，分別刊登於該報特闢的「中國觀點」、「中國幽默」欄。其中，林語堂英文小品共有84篇，占比最多。1936年，《北京政聞報》印書館編譯了林語堂的法文作品集《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一書出版，³³書中另收有未先在《北京政聞報》刊登之四篇文章。此前一年，林語堂自己編輯的《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及中國素描》（*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方在上海出版，從法文版前言末尾引用該英文書作者前言處，可發現法文編者應看過此書。³⁴這也印證了前文所提及，上海多語文化空間交流頻繁，中國的外語報刊編輯、記者、訪華作家之間實多互相關注，一多語文化圈儼然成形。

「小評論」文字的英法版本可有差異？作者是否從中文版本譯出？以下筆者便通過比對，分析此刊譯文特色及意涵。

（二）林語堂之《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翻譯特色

1. 親朋好友間的傾談：法文版本的翻譯特色

林語堂在商務出版的「小評論」文章合集，書名為《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與素描在中國》，法文版則題為《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共包含了29篇短文，雖然該書刊上標為林語堂翻譯，但實際上應仍是《北京政聞報》主編（或編輯部）譯自英文，經筆者比對，可確定乃逐篇選譯自1935、1936年「小評論」專欄。

對照各版本，可發現此法文版的譯者基本上緊跟著林語堂的英文原文，並無太多的刪改、添加。識者可能疑惑，此一法文版本有可能譯自林語堂同一篇文章的中文改寫文章？事實上，林語堂據「小評論」文章改寫的中文版通常比較長，諷刺力道也更強，而法文版不論篇幅、內容皆與英文版一致。

以下，以〈論握手〉（“On Shaking Hands”）一篇為例，試對照同一篇文章三種不同的文風呈現：

³³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éki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36).

³⁴ L'éditeur, “Avant Propos,” in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無頁碼。

表 1

“On Shaking Hands” ³⁵	〈論握手〉 ³⁶	“Sur la poignée de main” ³⁷
<p>All kind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are reflected in this form of physical contact between two persons. Some novelists profess that you can tell a man’s character from his type of hand-shak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assertive, the retiring, the dishonest and the weak and clammy hands which instinctively repel one. I wish to be spared the trouble of analyzing a person’s moral character every time I have to meet him, or read from the degree of his pressure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of his affection towards me.</p>	<p>總而言之，此中光景時新，世態畢露，有示威者，有囁嚅者，有意志堅強者，有依違兩可者，有避之若浼者，有留之不放者，有急，有緩，有乾，有濕，有久，有暫，有剛，有柔，有率直，有圓滑，有誠摯，有虛偽，有愛情，有冷淡，有電流，有汗穢，有人情冷煖，有世態炎涼，有幾年相思，盡在一掬纏綿之內，有萬般繾綣，全寄欲放還留之中，微乎其微，感不勝感，何故於日常應酬，露此百般形態？</p>	<p>C’est dire que tous les genres de relations humaines sont réfléchis dans ce contact physique entre deux personnes. Certains romanciers déclarent qu’on peut dire le caractère d’une personne, d’après sa poignée de main, en faisant la distinction entre les mains assurées, hésitantes, malhonnêtes, faibles ou visqueuses, qui vous dégoutent instinctivement. Je veux m’éviter le souci d’analyser le caractère moral de toutes les personnes que je rencontre, ou de distinguer, d’après le degré de sa pression de main, les variations de leur affection pour moi.</p>

從以上比對可以發現，《北京政聞報》刊登的「小評論」法文版，亦步亦趨跟隨英文版，和中文版本迥不相侔。林語堂此文論述西俗握手之沒有

³⁵ “The Little Critic: On Shaking Hands,” *The China Critic* X (1935.08.22), pp. 180-181, 轉引自錢鎖橋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頁 201。

³⁶ 同上註，頁 205。

³⁷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 84.

必要，理由在於肢體相接能給人際關係帶來的壓力——而從握手的深淺強弱，得以判斷人與人的情感變化，因而握手實屬累人之舉。此篇文章主題所涉及的，當然屬於林語堂所謂「蒼蠅之微」亦可談論的「小」主題，而非經國大事之評論。林語堂描述此事帶有一談話的口氣，口吻有如親切老友，非但英文版如此，睽諸中文版亦同，談吐親切，語意溫和。

不過若細察以上中文版段落，可見中文文章中多不見主詞，常以提問作收，遣字用詞典雅，夾雜文白，接近林語堂所謂的「語錄體」，和英文版的隨性風格相比，較為雅緻。中文版本多短句，連用數個以連詞串連的關係者句組壯大題旨，豐富文意。法文版跟隨英文版，效果相近。不過英文法文兩篇文章的主語不相同，比方說，在英文版中「Some novelists profess that you can tell a man's character from his type of hand-shake」，法文版作「Certains romanciers déclarent qu'on peut dire le caractère d'une personne, d'après sa poignée de main」，兩者文意相通，但法文版改「你」(you)為「我們」，還是相當隨意、口語化的「咱們」(on)，語氣上更為親切、貼近讀者。

事實上，林語堂同一篇文章的中英文版本，時常有所出入。比方說〈論看電影流淚〉一文，英文版的篇幅約為中文版的三分之二長。中文版本開頭描述英國人、中國人哭泣心態不同的段落，英文版無。中英版雖都談到亞里斯多德、太史公，提及悲劇的洗滌人心效用及悲憤著書的成果，但中文版本中較多的中文典故，未見於英文版本。此文結尾處最後一段，與上文分析〈論握手〉段落一樣，英文版本流暢直接，中文版本更文雅。詳見下段比對：

表 2

〈論看電影流淚〉 ³⁸	“On Crying at Movies” ³⁹	“Les pleurs au cinema” ⁴⁰
自然，哭泣不太雅觀，我也知道，多情與感傷有不同。事各有時。我們看見白癡無故而笑，無端而	It is disgraceful, it is unmanly to cry, you sa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true of everyday life. If a man	Vous dites qu'il est honteux de pleurer, que c'est indigne d'un homme. Vous avez raison jusqu'à un certain

³⁸ 錢鎖橋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頁 222。

³⁹ 同上註，頁 217-218。

⁴⁰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p. 124-125.

〈論看電影流淚〉 ³⁸	“On Crying at Movies” ³⁹	“Les pleurs au cinema” ⁴⁰
<p>哭，或者男子動輒流淚，認為未免太無丈夫氣了。但是人非木石，焉能無情？當故事中人，床頭金盡，壯士氣短，我們不該揮幾點同情之淚嗎？或是孤兒遭後母凌虐，或是賣火柴女凍死路上，或是閔子拉車，趙五娘食糠，我們能不心為所動嗎？或是夕陽西照，飛鳥歸林，雲霞奪目，江天一色，我們能不咋嘆宇宙之美不由眼淚奪眶而出嗎？在電影上，情節總是比日常離奇，人物總是比日常可愛，所以動人之處總是比日常生活多。假如我們去看電影而情不為動，還是真能看電影的人嗎？我真不懂，看電影流淚有什麼羞恥？</p>	<p>cries or laughs too often, you say he is a sap, a sentimental and temperamentally unbalanced fellow, or an infantile idiot. All is true, but isn't there a time, when a man ought to be touched profoundly and shed a few tears? In a movie, life is presented to us in a more concentrated form, exciting our passions in a way that our everyday life can't. What, then, is all this talk about the cathartic functions of tragedy if I cannot even move us to tears—if it cannot move us who are so tamed and disciplined and conventionalized and proud of our conventionality?</p>	<p>point en ce qui concerne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 Si un homme pleure ou rit trop souvent, on dit qu'il est un beta, un sentimental, un déséquilibré ou un idiot infantile. Tout cela est vrai, mais n'y a-t-il pas un moment où un homme devrait être profondément touché et verser quelques larmes ? Au cinéma, la vie est représentée sous une forme plus concentrée, ce qui agit sur nos sentiments d'une manière plus forte que ne peut le faire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 A quoi bon alors toutes ces phrases sur les fonctions cathartiques de la tragédie si elle ne peut même pas nous faire pleurer —si elle ne peut nous toucher, nous qui sommes si apprivoisés, si disciplinés, si conventionnels et si fiers de notre monde conventionnel d'existence ?</p>

〈論看電影流淚〉一文談論哭泣，在中文版本中，林語堂提及「自然，哭泣不太雅觀，我也知道，多情與感傷有不同」，相較於英文版本的「It is disgraceful, it is unmanly to cry, you say.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is true of everyday life」，法文版作「Vous dites qu'il est honteux de pleurer, que c'est indigne d'un homme. Vous avez raison jusqu'à un certain point en ce qui concerne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筆者譯：「哭不優雅，不夠有男子氣概，你說。某種程度上來說，在日常生活中真是這樣。」)中文版中的敘事口吻「我」顯得更貼近、同理讀者。相較其他版本，林語堂在中文版中又連用了更多組選擇關係句，語意接續起伏，文氣通暢；且中文版中評論英國人推崇少哭泣的人此段落，也不見於英文版，可見得林語堂為中文讀者進行的調整，中文版更著意強調中西文化的對照，更多用文學典故，不難瞥見林語堂轉化改寫原英文文章成為中文時，在文體、風格、用字遣詞各方面另闢蹊徑的努力。

此外，〈論裸體運動〉一文的中英文版本也略不同，從題目已可看出。中文文章專「論」裸體，尤其從「物極必反」角度切入，以為人類進化，居然在穿衣上著眼，到了極致必會引出不穿衣的結果，因此他認為若要人不裸體，想來亦要等人裸夠了之後，自然能水到渠成。英文版題目為「Confessions of a Nudist」(直譯應作〈裸體者的告白〉)，以「中庸裸體者」的角度評述美國報刊提及即將到來的裸體主義風潮，並指出只要人的美感仍在，無所可懼。兩篇文章雖都談及中西裸體觀不同，然英文版只略提及西裝不舒適、不夠人性化，故人追求自然，崇尚裸體有其原因；而中文版本〈論裸體運動〉卻多提及中西之別，諷刺力道也更強：「又如工部局不許我們車夫夏天赤膊，以為有礙觀瞻，而西洋女人在戲臺上露腿露臍，或在跑狗場上穿 V 字開胸背後赤膊的晚服同我國商店學徒磨肩擦踵，我們瞥見她們的半個裸體，反而暗暗叫聲『文明』！」⁴¹法文版整篇文章架構內容基本上和英文版相同，除若干段落另起一段，並無增刪處，也不見上述中文版對於上海現況的批評。⁴²中文版中的「我」偶然消失在「我們」之中，尤其在林語堂關懷、反思國族現況，將「我們」與「她們」相對的段落中，更值得留意。

⁴¹ 錢鎖橋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頁 195。

⁴²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p. 53-57.

從以上比對可以發現，林語堂「小評論」文章的法譯版相當忠實於英文原作，除若干主語因英法語文法不同有所刪減，其餘大多保留原樣。法文文章多以「咱們」與讀者對話，而非「你」、「你們」，使得作者似乎和讀者距離更近，更像是他所說的「老朋友」，⁴³也更為親切。以「小評論」英文隨筆為基礎改寫的中文版本，對象既為中文讀者，典故更多，多選擇性短句組合，多排比句。此外，林語堂在中文版中更著意強調中西之別，引導當時中文讀者思索自身處境，甚至包括租界裡的中西不平等實況，文筆雖也幽默輕鬆，但評論力道更加深刻，體現了他暢所欲言「說真話」的那一面，屬於他所說的，事關大眾之事（everybody's business）。⁴⁴林語堂改寫成中文的評論文字都較晚發表，可以看出他汲取英文寫作隨筆的經驗，融合語錄體風格，匯通自身對生活的觀察，與上海見多識廣的城市讀者直率討論「小」卻又不失犀利的議題之嘗試痕跡。通過比對，可以印證林語堂文風的形成，對散文文體特質的探詢，和他雙語書寫經歷頗有相關；更重要的是，也側面呼應了林語堂「小評論」時期之文學實踐在其文學生涯中具階段性意義之觀點。

2. 中國「幽默」的呈現

除外，不同於林語堂自己編選的英文單行本，《北京政聞報》出版的法文版題目起前標為「中國幽默」（L'Humour chinois），編輯在前言中更盛讚林語堂文筆風趣。⁴⁵翻查第 1 卷 29 篇文章，題目內有幽默兩字的便占了 3 篇，分別談的是孟子（西元前 372-289）、列子（約西元前 450-375）、蘇東坡（1037-1101）的幽默。事實上，這三篇都沒有出現在林語堂自己編選的英文「小評論」文集中。相較於商務出版的英文「小評論」文集，由北京政聞報出版機構發行的法文版，選文更意在向法文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特色，值得進一步思考。

首先，法文中雖有「humeur」一詞，字根來自拉丁文，泛指心情，不存有幽默之意；法文脈絡中用以指涉幽默的「humour」一詞實來自英文。早在 18 世紀，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與斯塔爾夫人（Madame

⁴³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p. VI.

⁴⁴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p. VII.

⁴⁵ L'editeur, "Avant Propos", 無頁碼。

de Staël, 1766-1817) 已在作品中引進幽默的概念。⁴⁶但直到 1932 年, 「humour (幽默)」一字方受法蘭西學術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認可, 收入法文字典, 意指詼諧、使人發笑。而在民初中國, 以「幽默」對譯西文中的「humour」一詞, 乃林語堂首開之先聲。雖然林語堂不是第一個將「humour」翻譯成中文的人, 卻是第一個以「幽默」此詞對譯「humour」者, 而此音譯因其傳神, 很快為大眾所接受。⁴⁷

「幽默」一詞現代中文意涵的形塑歷程, 不少學者已有相關研究,⁴⁸不是本文主要的研究關懷。本文關注的是, 為何《北京政聞報》出版的林語堂「小評論」文集, 如此強調「中國幽默」(L'Humour chinois)? 這本「小評論」隨筆集中所收錄的文章, 又可能如何形成法文讀者關於中國幽默的印象呢?

收入此一單行本中題為「幽默」的文章, 首先是〈孟子的幽默〉(“L'humour de Mencius”)。晚年頗為推崇孟子的林語堂在此文中翻譯了兩個典出孟子的故事, 分別是出自《孟子·離婁下》「齊人與一妻一妾」, 以及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的故事, 林語堂分別給兩個故事加上了眉批:「眼不見為淨」(fermez les yeux), 並稱這即是中國人為人處事最主要的態度, 並指出, 不管是政治、商業或者吃飯, 眼不見為淨, 大抵能省去許多麻煩。⁴⁹

在〈列子的幽默〉(“L'humour de Liehtse”)一篇中, 林語堂則介紹列子為莊子(約西元前 369-286)的同代人, 並稱他們有密切的關係。⁵⁰在這篇文章中, 他翻譯了三個典出《列子》的小故事, 稱許他對宿命、自然、生命的看法。林語堂翻譯的三個故事, 分別是《列子·力命》「季梁得疾」

⁴⁶ Jean-Marc Moura, *Le sens littéraire de l'humou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5), p. 10.

⁴⁷ 林玉堂:〈徵譯散文並提倡「幽默」〉,《晨報副刊》第3版, 1924年5月23日;林玉堂:〈幽默雜話〉,《晨報副刊》第2版, 1924年6月9日。

⁴⁸ 雷勤風(Christopher Rea)在談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笑聲之專著《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裡,也談到了林語堂「幽默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humor)。相關研究請見 Christopher Rea, *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Jessica Milner Davis and Jocelyn Chey, eds.,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Resistance and Control in Modern Tim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⁴⁹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 26.

⁵⁰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 34.

的故事：季梁生病，三個兒子急於求醫，季梁卻請朋友楊朱為兒子們闡明生死，然兒子們堅持延請醫生，季梁重金賞賜了直言人生命有盡的最後一位醫生。另兩個故事都出自《列子·周穆王》，一個講的是夢鹿者的故事，獵人將獵到的鹿藏了起來，卻忘了藏在哪裡，於是以為自己做了一場夢，延伸出世事無常，如夢如幻的詠嘆。另一個則是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的故事。華子的健忘症治好了，他反而大發雷霆，因為從此「擾擾萬緒起矣」，人生清醒或者健忘，孰為得道者的境界呢？

在〈蘇東坡的幽默〉（“L’humour de Sou Toungp’o”）中，林語堂推崇蘇東坡是難得的才子，欣賞他雖然屢經貶謫，仍保持其自嘲的精神，即使落難海南島，病了無醫可看，蘇東坡卻慶幸如此一來能保有健康，不被庸醫耽誤。林語堂接著介紹了幾個與蘇東坡有關的小故事，包括了侍妾朝雲稱他滿肚子的不合時宜、蘇東坡吃「晶飯」、嘲笑宰相呂大防有如烏龜午覺睡太久等軼聞。⁵¹

從以上三則「中國人的幽默」來看，林語堂向西方讀者闡述的中國幽默，多和如何跨越人生的難堪有關。無論是「眼不見為淨」、「君子遠庖廚」，或者季梁、華子之看淡生死，或蘇東坡屢遭貶謫，卻風趣以對的精神，展現出一種達觀、自適的人生觀。此種幽默，與逗人發笑截然不同，也並非單純的諷刺、取樂，而是淡泊與通透，相當具智者形象。對照後來林語堂創辦《論語》時談幽默：「西文所謂幽默刊物，大都是偏於粗鄙笑話的，若笨拙，生活，格調不怎麼高。」⁵²他認為中國人的幽默「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⁵³是一個「冷靜超脫的旁觀者」對人的同情與理解，可以看出一直以來林語堂想傳遞的中國幽默，乃一超然的心靈，不畏生死與乖蹇命運，放達悠然、自得其樂，而法國編譯者在《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中選譯的文章，頗能傳達林語堂論幽默的精神。林之「中國幽默」觀得以某種程度傳遞給法國讀者，無疑是「小評論」文集法文譯介的最大亮點。

下文中，通過對中西文類概念的分析，本文將進一步探析《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法譯的文化意涵。

⁵¹ Lin Yutang,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p. 98-101.

⁵² 林語堂：〈論幽默（下）〉，《論語》第35期（1934年2月），頁522。

⁵³ （林）語堂：〈論幽默（上）（中）〉，《論語》第33期（1934年1月），頁434。

3. 何為「小」評論？隨筆、諷刺與素描

從林語堂編選的《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與素描在中國》選集名，可以發現林語堂將自己的「小評論」文章定調為關於中國的「隨筆、諷刺與素描」。其中隨筆 (essay) 一種，是林語堂早已談論的文章形式。前文已提及，從小受教會學校教育，善雙語書寫的林語堂，早於留學國外前，便提倡參考西方佳作，尤其是隨筆 (essay)，以創新中國文體，寫自己的話。前人也已多指出，林語堂的散文書寫，得到明朝小品文或「語錄體」的滋養外，得益於西方佳文靈感啟發者也不少，比方說有學者指出，林語堂的散文深受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 的影響，蒙田的著作《隨筆》(Essais) 和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英：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法：L'importance de vivre) 在風格、主題上都有不少呼應，更從而引導讀者反思他們對外國根深蒂固的偏見。⁵⁴

在《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法文版前言中，編輯也介紹林語堂為中國的哲學家、批評家，詳細陳述其生平，並稱他為中國「critical essay」、「philological essay」的作者，將其書寫定位為「隨筆」(essay)，稱道林語堂以英文寫作的「小評論」文字輕快、愉快、充滿幽默感 (leger, plaisant et plein de humor)。⁵⁵編輯也說明林語堂稱自己文章為「小評論」的原因，乃因無意做大而無當的評論，可說是如實呈現林語堂此時期的創作者意圖與背景。

在隨筆 (essay) 以外，書名 (英：「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法：「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中還有另兩類不同性質的文學類型，林語堂分別推薦讀者在不同時空環境中閱讀。首先，「諷刺」一類，林語堂建議讀者在煩悶時閱讀。⁵⁶看重其抒懷、解頤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諷刺 (satires) 此文類風格——書寫真實，雖具有攻擊性，但易引起共鳴，反形成趣味——和林語堂寫作時強調自己只說「真心話」，以批評家自居，卻以閒談、說話口吻分享的風格頗近似。⁵⁷法國文學評論家分析法國幽默文學時也指

⁵⁴ 韓若愚：〈食人主義的必要：蒙田《隨筆》·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中國性·文化翻譯〉，《編譯論叢》第5卷第1期（2012年3月），頁121-158。

⁵⁵ L'editeur, "Avant Propos", 無頁碼。

⁵⁶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p. VII.

⁵⁷ Jean-Marc Moura, *Le sens littéraire de l'humour*, pp. 87-93.

出，所謂幽默文學不僅滑稽，也包含了諷刺、揭露等類型，⁵⁸可見法文譯者以「中國幽默」統領此書，大意不差。

林語堂在其《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與素描在中國》的前言中引用自己的文章，提到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1890-1957），在《碧海藍天何處尋》（*Where the Blue Begins*）中有言：「人雖其為博雅君子，亦必當有其體面之狗吠。」⁵⁹接著說：「我並不是說人必須如犬吠，而是說做人要有說話的權利。人畢竟只有從像狗一般的被約束中解放出來，手握煙斗，在自己的居室內或臥或立，伸展自如，那才叫人。」⁶⁰克里斯托弗·莫利文風戲謔，在他此部充滿奇思妙想的作品中，將君子與狗相提並論，諷刺卻不苦澀。而「小評論」時期的林語堂，已稱西裝領結是「掛狗領」，希冀解開領結，自在談話，已轉化莫利的比喻，從身體的「解放」、「伸展自如」，引申談到心靈的不設限，即說「真心話」，發展其自在、親切筆調。林語堂此文集中不少談身體感覺的篇章，如〈論裸體運動〉、〈論握手〉，主題涉及中西文化對比，也從身體感受出發，談論中國人如何講究舒適自在，即一種「閒適」感。此一「閒適」，不僅是身體的解放，也是心靈的鬆弛，與大中至正不同，與天圓地方有別，是「自己的居室」，是「小」的美學。

事實上，解開領帶、擺脫束縛，關注個人（individual）身體的「舒適」（comfort）與享受，在西方歷史上，和 18 世紀以來的消費革命息息相關，象徵著英美中產階級文化興起後蔚然成風的生活理想。時人通過對「舒適」一詞身體感受方面的肯認，重新思考了人和環境、物質的關係，使大眾消費——包括林語堂筆下提及的，壁爐、服裝等——得到了必要性；而所謂的不「舒適」，即無法消除不幸福感，涉及了憂傷、愁悶之感，也恰恰正是幽默的相反。簡之，「舒適」一詞之定義，與對「舒適」的追求，是在 18 世紀以來逐漸發展出其現代意義的。⁶¹從此角度觀之，林語堂從傳統文學中拈取「閒適」概念，將談話、書寫、閱讀等心靈的滿足與身體的舒適、

⁵⁸ Dictionnaire Larousse，參見：<https://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humour/40668>，瀏覽日期：2023 年 11 月 10 日。

⁵⁹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p. IV.

⁶⁰ 同上註。

⁶¹ [加]約翰·克勞利（John E. Crowley）著，孫偉譯：《舒適觀念的誕生：近代早期英國與美國的感受力與設計》（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3 年），頁 206-214。

「伸展自如」連結起來，視之為現代散文的特質，並提倡「幽默」，高談「生活的藝術」，可說與上述此一「舒適」現代話語有所共振，展現了現代人對生活的追求，對自我的堅持，呼應了一代人共同的感覺結構。

而書名中的「sketch」／「esquisse」，中文則可譯為素描、概說或小品。此種文類源自 17 世紀的英國，通常由當地人為外國讀者撰寫，以有趣筆調描寫另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回應了當時英國中產階級對社會現實以及異國風情日益增長的興趣。這種類型在 18 世紀最為興盛，多先在報刊連載。⁶² 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和斯蒂爾（Sir Richard Steele, 1672-1729）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中的人物素描；以及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以幽默筆法為英美讀者描述英國美國風景和風俗的《見聞札記，1819-1820》（*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leman, 1819-1820*），都被認為是代表。與故事和短篇小說相比，此類隨筆近似新聞，多為描述、分析；而重點尤在於作者保留著與熟人般的談話語氣，無論所論議題之大小，盡情分享意見或觀點，⁶³與林語堂以「把讀者引為知己，向他說真心話」的方式書寫「小品文」的理念，亦相當近似。如眾所知，林語堂從小在教會學校就讀，熟悉歐美文學，他也曾推崇艾迪生為小品文鼻祖。⁶⁴林語堂選擇用「sketch」一詞命名他的「小評論」文集，可以看出他如何在西方文類的參照下詮釋自己的寫作特色，及林語堂隨筆書寫的靈感來源。

此外，在《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與素描在中國》前言中，林語堂也推薦讀者在旅行途中閱讀他的「sketch」類文字。⁶⁵而考察其書中此類文章，也多與旅途相關，比方說〈安徽行〉（“A trip to Anhwei”）、〈我園中的

⁶² Kristie Hamilton, *America's Sketchbook: the Cultural Lif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Genre*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8).

⁶³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參見：<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esquisse-genre-litteraire/>，瀏覽日期：2023 年 11 月 10 日。

⁶⁴ 「1918 年，林語堂在第 4 卷第 4 號的《新青年》的『通信』欄上刊發了他給錢玄同的通信文章《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他提出要為白話文提出一個像西洋說理文一樣的標準，『細慎精深，長段推究，高格的標準』，同時好的白話文也需要根據不同的文體（style）調整不同的風格，包括談話體、講學體、科學記事體等，這一點也是效仿西洋文學的不同體裁而來。文章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林語堂對輸入西方文學經驗以療救中國文學的深切焦慮。」請見鳳媛：〈林語堂聖約翰時期的語言文學觀考論（1911-1916）〉，頁 90。

⁶⁵ L'editeur, “Avant Propos”，無頁碼。

春天》(“A Spring in my garden”); 或與中西文化比較有聯繫, 如〈買鳥〉(“Buying Birds”)、〈我如何過除夕〉(“How I celebrated the New Year’s Eve”)。後者行文風趣, 涉及中西文學文化風俗對比, 話題雖深廣, 然其書寫帶有旅行家觀察異地的口氣, 文章從「我」的觀點與視角出發, 分享一己之觀點, 輕鬆寫意。

事實上, 書寫異國見聞的作品, 法國文學中亦不少, 如同英美讀者, 法國讀者也曾經對此類型的「異地」、「異國」書寫相當感興趣。在法國文學辭典中查詢「*esquisse*」一詞, 解釋如下:「對一個國家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的有趣描述, 通常為外國讀者寫的。」其特點是「具體的資訊」, 「分析性和描述性」強的, 並服務於「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對異國情調的興趣」。⁶⁶如眾所知, 法國有所謂的書寫異國的文學傳統;⁶⁷作家以一名觀察家的眼光, 記錄、速寫異地乃至本地形形色色的人文風貌者所在多有, 且多以「素描」、「畫像」等名之。儘管學者對此文類的看法不一, 但各種形式於此文類中交融, 大約是一不變的看法。Martina Lauster 指出「*sketch / esquisse*」的「圖像」性質;⁶⁸Marie-Eve Thérenty 用馬賽克 (*mosaïques*) 來形容這種作品, 指它遊走於短篇故事和參考資訊之間, 時常包含了作者對旅行見聞、風土人情的描繪, 或對城市生活的刻畫。作者多運用諷刺的手法, 使得作品更具有表現力。從巴爾札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對社會風情畫的描寫, 波特萊爾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 對城市眾生相的速寫, 尤金·蘇 (Eugène Sue, 1804-1857) 對高貴野蠻人的敘寫中, 都可以找到此類體裁的蛛絲馬跡。尤有甚者, 這類書籍中還時常收錄插圖, 以圖文並茂的形式描寫遠方異國, 甚至大城市中的世態人情, 比方說《法國人的自畫像》(*Les Français peints par eux-mêmes: Encyclopédie moral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一類書籍,⁶⁹便相當暢銷, 此類作品圖文並

⁶⁶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eds., *Dictionnaire des Genres et Notions littéraires*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pp. 267-268.

⁶⁷ Paul Morand, “Interview donnée à Frédéric Leffèvre”, in *Papiers d’identité* (Paris: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31), pp. 20-22.

⁶⁸ Martina Lauster, *Sketch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Journalism and its Physiologies, 1830-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20.

⁶⁹ 此書全名《法國人自畫像：十九世紀道德教育百科全書》可稱作是「生理學」類大眾插畫書的代表作, 書中多談諧、幽默的諷刺散文與諷刺畫, 呈現當時法國人生活、風俗、民情, 及若干歷史場景、地理景觀等, 相當討好當時讀者百科全書式的品味, 以及對城

茂、雅俗共賞，對城市中產讀者吸引力其實是不難想像的。而不論是以旅行者視角向本地讀者介紹異國文化民情，或是以觀察者的眼光，刻畫一時一城人物的書寫，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皆稱為「全景文學」（la littérature panoramique）。⁷⁰班雅明談「全景文學」，也稱道其具有「肆無忌憚的多樣性」（unscrupulous multiplicity），是立體畫（dioramas）和全景畫（panoramas）的對應，同樣著重視覺性，以詳盡且身臨其境的方式呈現場景，兩者在描繪社會各方面時具有類似的沉浸感。班雅明將此類於19世紀中葉巴黎流行，描繪城市生活的複雜和矛盾之文學形式，視為捕捉社會全景的文學，認為其反映特定時空生活的多樣性，而作家的目標是透過對生活的描述來傳達道德或社會訊息。⁷¹因此，所謂「全景文學」者，非但涉及了外在世界的再現，更牽涉一觀察者的存在，重在傳遞特定的訊息。此一觀察者的存在，呼應了林語堂所言之一冷靜超脫的旁觀者，而當此一冷靜的觀察者真實地述及、傳達對人的同情與理解，便是「幽默」的另一境界。

實際上，識者多會指出，紐約、巴黎等各大都市，如同上海，擁有一定人口數的中產階級，林語堂在其書寫中所建立的一位懂得現代生活、都會文明，不被束縛的智者、貫通中西的旅行家、觀察者形象，恰能投其所好，或為林語堂文字在西方世界大獲成功之原因。尤有甚者，也正由於此素描海外風土、人物之文學傳統，自18世紀早已有之，歐美讀者在接受林語堂的隨筆時，有了可以參照的依據，應也是林語堂作品轉譯成其他文字，也能持續暢銷的關鍵。⁷²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代表了林語堂以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與其極具有個人風格的文筆，詮釋、理解、轉化了18

市生活、大眾知識的想像。

⁷⁰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Un poète lyrique à l'apogée du capitalisme* (Paris: Payot, 1982). [德]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臺北：臉譜出版社，2002年），頁266-268。

⁷¹ 此即班雅明在其《拱廊街計畫》（德：Das Passagen-Werk；英：The Arcades Project）中談及的「全景文學」，詳請見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31。感謝審查委員提點。

⁷² Jean Escarra 在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法譯本前言中指出，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熟悉，及他優異的將兩者移植轉化（transposer）的能力，是令讀者興味盎然的關鍵所在。Jean Escarra, “Préface,” in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Lin Yutang (Paris: Payot, 1937), pp. 7-8.

世紀初興的歐美隨筆、素描，並將之化入中國現代文化論述空間中，拓深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表達樣式與空間的嘗試。林語堂此番跨文化文學實踐涉及了一種文學類型如何在不同地域、與不同文化資源協商的歷程，無疑十分具有研究價值。

實際上，早於林語堂，晚清外交官陳季同（1852-1907）在 19 世紀末出版的《中國人的自畫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一書及後續系列作在法國曾相當暢銷，已為學者關注；而此書書名十分明顯地呼應了前文提及，曾在 19 世紀歐洲流行的《法國人的自畫像》。無獨有偶，前文提到的現代文學家宋春舫也於 1907 年出版了他以法文寫成的遊記《海外劫灰記》一書，法語標題為：「*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涉足遍訪著火的世界：一個天朝子民旅途中的鉛筆速寫》），也以「速寫」為書名。⁷³不論是陳季同、宋春舫或林語堂，三人向外文讀者書寫涉及中西文化比較的著作，都分別以「自畫像」、「鉛筆速寫（crayon）」、「素描（sketch）」（《北京政聞報》編輯譯之為「*esquisse*」）命名，應並非偶然，而是呼應了歐洲 19 世紀以來，探索寰宇、想像異國、觀察人物的速寫式作品廣受歡迎的熱潮，印證了此文類在世界各地與本地不斷協商、轉化的歷程，三本著作間更形成一有趣的對話關係，構築成一片跨文化的文學「星雲」（*nebulae*）。⁷⁴

然而林語堂的《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怎麼接續前人，譯寫中國？下文中，筆者將通過回顧陳季同（1852-1907）的中國書寫，再梳理林語堂的隨筆文字之意涵，回應此一議題。

⁷³ 羅仕龍教授在其研究中曾提及宋春舫《海外劫灰記》一書以「鉛筆速寫」命名，雖為遊記，但也頗多個人的思索，字裡行間不乏憂慮，卻又具有詼諧幽默的風格，以「鉛筆速寫」為名，彰顯此書的隨意風格。羅教授將此遊記放回晚清民初中國文人域外遊記傳統中探討其特點，不過未對「速寫」此文類在歐美的文學脈絡展開更多討論。請見羅仕龍：《志於道，遊於譯：宋春舫的世界紀行與中西文學旅途》，頁 23-36。

⁷⁴ 唐麗園教授提倡研究者對不同地區（如東亞）各種結構的文學接觸空間之互動與文化、知識轉換進行探索，以「星雲」稱之。筆者認為，實際上這類型文學接觸不僅可能發生於不同地區之文學翻譯，可能更應包含一作家的雙語、多語寫作。請見〔美〕唐麗園（Karen L. Thornber）著，崔瀟月譯：〈反思世界文學中的「世界」：中國大陸、臺灣、東亞及文學接觸星雲〉，收於〔美〕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劉洪濤、尹星主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66。

四、世界文學視野中的《中國人的自畫像》、《中國幽默》的再考察

對遙遠神秘的古老中國之好奇與熱情，在歐陸迴盪，為時已久；而以文學形式彰顯的，更所在多有。16世紀前，法國人多半靠歐洲人的中國見聞錄想像中國，此後，由於傳教士深入亞洲，詳加介紹中國政治、哲學、文化和歷史，致使文化中國的形象深入人心。⁷⁵在林語堂的中國書寫出現以前，法國已有不少書寫中國旅行見聞的著作。比方說克洛岱爾（Paul Claudel, 1868-1955）的《認識東方》（*Connaissance de l'Est*）；馬樂侯（André Malraux, 1901-1976）描寫1925年的國共兩黨鬥爭衝突的《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都收穫不少好評。然而，至今大家最為熟悉的，由中國人執筆，且首開風氣之先的中國文化譯寫，當屬陳季同的一系列著作。

陳季同，福建人，晚清著名外交官，於晚清時外派法國長達十六年，同時於巴黎留學，入政治學堂（*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及法律學堂（*École de droit*）學習公法律例。陳季同精熟法語，擅長演說，因此除翻譯文書外，他更時常出入國際社交場合致詞或演講，其風采更時常為人所回憶。⁷⁶

早在1884年，陳季同便開始在巴黎《兩個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上撰寫一系列譯介中國的相關文字，後收錄於《中國人的自畫像》一書。

陳季同在《中國人自畫像》的〈序言〉中如是表述：

藉旅居歐洲十年之經驗，本人可以斷言，中國是世上遭誤解最深之國家。

然而並非因為她乏人問津！

來自中國的一切自有其獨特的魅力：無論多麼微不足道的物件，一只透明小瓷杯，甚至一把扇子，都被視作珍稀之物——因為他們來自中國！

⁷⁵ [法]金絲燕：〈中國文學西渡：近代法國對中國的期待視野〉，《文化轉場：中國與他者》（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頁124-168。

⁷⁶ *Le Cloître de la rue d'Ulm: Journal de Romain Rolland à l'École normale (1886-1889)*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52), pp. 276-277, 轉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91。

人們感到詫異，彷彿我們是一個居住在鳥籠內的民族，是一類懂得製造美妙物品的聰慧的生靈——就像人類那樣！⁷⁷

從上可以看出，學者所指出的，為「破除歐洲人對中國的偏見、使西方人瞭解真正的中國」是陳季同寫作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⁷⁸因此陳季同立志要「實如實地介紹中國和描述中國人的習俗」，⁷⁹如同《法國人的自畫像》的作者所言一樣，「我們將向他們展示自己，不僅是半身像，而且從頭到腳」。⁸⁰從「介紹」到「展示」，陳季同的自畫像中，一個全景式、景觀式展現自我與世界、個人與外在環境之想像構圖已然揭開序幕。

《中國人的自畫像》出版後迴響熱烈，據陳季同回憶，此書在 1886 年已再版 11 次，銷售共 17000 冊。儘管此書涉及著作權的歸屬問題，⁸¹《中國人的自畫像》的暢銷仍是事實。此後，陳季同又陸續發表了《中國人的戲劇》（*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œurs comparées*, 1886）、《中國故事集》（*Les Contes chinois*, 1889）與《黃衫客傳奇》（*Les Roman de l'homme jaune*, 1890）等書，多以中國文化為主題，或改寫、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亦極受喜愛。⁸²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受到相當之歡迎，而陳季同也有一本書名為《吾國》（*Mon pays*），收錄其演講稿，以及翻譯、隨筆作品，於 1892 年出版，⁸³此亦乃陳季同為解開歐洲人對中國的誤會、重現中國文化

⁷⁷ Tcheng Ki-tong,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4), pp. I-II; [清] 陳季同著，段映紅譯：〈弁言〉，《中國人自畫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

⁷⁸ 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64。

⁷⁹ Tcheng Ki-tong,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 p. VII；陳季同著，段映紅譯：〈弁言〉，頁 4。

⁸⁰ Jules Janin, *Les Français peints par eux-mêmes: Encyclopédie moral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Paris: L. Curmer, 1840), p. XVI.

⁸¹ 陳季同的法文教師兼友人蒙蒂翁（Adalbert-Henri Foucault de Mondion, 1849-1894）宣稱《中國人的自畫像》、《中國人的戲劇》等作並非陳季同所為，乃兩人合力完成。請參見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27-35。

⁸² 如陳俊啟在〈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中引用李華川的研究指出，《中國人的自畫像》、《中國故事集》銷量驚人。請見陳俊啟：〈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成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2 年 3 月），頁 83；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88。近來，《中國故事集》、《黃衫客列傳》也分別再版。

⁸³ 陳季同著，李華川譯：《吾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Tcheng Ki-tong, *Mon Pays* (Paris: Calmann Lévy, 1892)。

為宗旨而完成，所收錄的講稿中，有八篇以中國為主題，包括了〈中國的猶太人〉、〈中國的聖女貞德〉等，⁸⁴徵引中國傳統文化或者文學，論述中國與歐洲文化之比較。

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以其人道主義關懷、具諷刺意義的書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文學大家曾指出，陳季同的作品，讓他「聯想到服爾泰的反諷及孟德斯鳩的深刻」。⁸⁵事實上根據陳季同自述，學習法文已久的他，在未負笈法國以前，早已讀過蒙田、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和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1-1684）等法國作家的作品，並特別欣賞莫里哀，尤其是他在作品中大膽批判、揭露虛偽的精神。⁸⁶這與林語堂強調「說真話」的小評論精神、以冷靜旁觀者的視角提出批評的「幽默」態度遙相呼應。而陳季同在書中如是表述：「有教養的人們不會在談話中涉及政治問題，而本書也不過權充閒聊，目的在於回答人們常常向我提出的問題，除此之外別無他圖。」⁸⁷可以見得此書討論的議題雖嚴肅，但亦具有與林語堂「小評論」類似的閒談特質。

陳季同《中國人的自畫像》中收有一篇〈娛樂〉，比較中法文化，從「我們」的視角與「西方」對話，頗有反諷意味，但語氣輕鬆，有如話家常：

在西方，大孩子和小孩子一樣，都不喜歡人家誇獎自己明理。這是西方社會的一個真正的特點：在別人面前顯得通情達理是件丟臉的事情。人們心裡倒是願意明理，表面卻要裝出一副壞樣兒以顯示與眾不同，這種娛樂使人變壞：因為無異於玩火。

我們很嚴肅……啊！這個字眼很強烈，但想要得到何種結果，就要採取何種方式。我們之所以在家庭裡獲得幸福，那是因為我們消除了……誘惑。快樂雖然受到稍許影響，但良好的風尚得以維持。何況，現在旅行如此容易，我們還有歐洲呢！⁸⁸

⁸⁴ 此八篇分為：〈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國的聖女貞德〉、〈中國旅行記〉、〈中國的益蟲〉、〈中國的猶太人〉、〈中國的水利〉、〈都察院〉、〈萬國博覽會中的中國館〉。

⁸⁵ Anatole France, *La Vie littéraire* (Paris: Calman Levy, 1892), pp. 79-91, 轉引自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 2 (1997): 439。

⁸⁶ Tchong Ki-tong,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6), pp. 2-3；譯文引自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頁 137。

⁸⁷ 陳季同著，段映紅譯：〈福州船政局〉，《中國人自畫像》，頁 175。

⁸⁸ 陳季同著，段映紅譯：〈娛樂〉，《中國人自畫像》，頁 130。

在〈歐洲社會〉中，陳季同亦再次通過對比的方式，評述法國的法律制度：

請原諒我的癡迷，因為我實在看不出成為公證人或者訴訟代理人的學習值得景仰之處。中國居民達四萬萬之眾，卻用不上這些人。而我們的財產憑證、文書、契約，簡而言之，與生意有關的一切，無不清楚明瞭。我毫無保留地欽佩藝術家，因為唯有他們賦予自己一個高尚的目標。他們生活是為了思考，為了向人類展示其崇高與物質性。他們時而令人感動，時而充滿熱情，他們通過創造出閃耀著思想火花的作品來喚醒人們沉睡的潛能。⁸⁹

從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的確如前所述，陳季同此書冠以「素描」、「畫像」之名，速寫中國生活、人民，或對比中西差異，強調浮光一瞥，故而讀者不必認真，風格犀利卻又不失輕鬆，陳述帶有個人觀點，有如老友閒聊。且同《法國人的自畫像》，陳季同《中國人的自畫像》一書也收有插圖，包括了如「中國古代女子」、「孟母」、「耕織圖」、「申報館」等呈現中國景物的圖像，頗具吸引讀者的特質。

陳季同在此書中亦提及英國作家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中國素描》（*Chinese Sketches*，1875）一書。⁹⁰《中國素描》匯集了翟里斯旅居中國的各式觀察，結集了他多年來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談及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了婦女的地位、文學、醫學、當舖、占卜、賭博、和尚、文字、迷信、新年、鴉片、風水、基督教、反基督的打油詩等等。在《中國素描》前言中，翟里斯提及，當時一般歐美讀者對中國多有相當不良的刻板印象，他卻認為：「在中國生活了8年之後，我明白了中國人是一個勤勞、簡樸、和快樂的民族。」⁹¹翟里斯被陳季同點名提出，大概因其寫作出發點與陳季同書寫中國的立場相似，即意圖改變當時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

然，這卻也是為何學者多指出，陳季同從愛國者的立場再現中國，未能從批判的眼光對比與歐洲與中國文化，⁹²時常站在民族主義者立場上為中

⁸⁹ 陳季同著，段映紅譯：〈歐洲社會〉，《中國人自畫像》，頁144。

⁹⁰ 翟里斯是英國外交官和漢學家，曾在劍橋大學擔任中文教授。在華二十餘年的他曾出版數十種與中國有關的書籍，包括中國文學、思想、歷史、字典等。與陳季同相似之處，除了他們都是外交官外，翟里斯也曾以英文翻譯了《聊齋誌異》等中國典籍。

⁹¹ 請見陳季同著，段映紅譯：〈勞動階層〉，頁112。

⁹²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p. 443.

國辯護，情感遠勝於理性思考。⁹³石靜遠教授則從「世界文學」的論述框架，視陳季同的文學書寫為一種政治實踐；⁹⁴她更指出，因為陳季同以法語作為媒介書寫，故其文字雖然意在為中國發聲，卻反而再次優化了法國作為世界列強相對中國更具優勢的國族位階。

儘管上述意見都論述了陳季同中國書寫的特徵和侷限，然而，如同班雅明分析「全景文學」時所言，所謂「全景文學」，非但涉及了外在世界的再現，更關涉觀察者的存在；而觀察者如何從個人立場與位置注視、思考和再現環境，更和他所屬的時代、背景、文化息息相關，迂迴曲折地表達了特定時空作家對其當代複雜的感知，傳遞特定意義。⁹⁵陳季同的中國譯寫既源自於其對於中國落後於世界強國的焦慮，也來自他對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舞臺上落後的恐懼，曾樸的回憶充分反映了此時陳季同譯寫中國的心態：

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該推擴而參加世界的文學；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繙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需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種主意的總關鍵，卻在乎多讀他們的書。⁹⁶

參酌以上曾樸轉述陳季同所言，可見陳季同不論是對外再現中國或對內重述西方，其國族認同的情懷不曾稍離，因此，儘管陳季同的中國書寫以法文完成，其譯寫某種程度上以歐洲人熟悉的文學種類、習慣，重新編碼中國文化，使之接受，看似難免有向法國語言、文化趨同的傾向，然當陳季同向內積極闡述、逐譯西方文學時，其重點也在將之視為能啟發中國作家復興文學文化，以登上世界殿堂的靈感泉源，優先關照的也是譯入語文化

⁹³ 陳俊敏：〈晚清現代性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頁 86。

⁹⁴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12-143.

⁹⁵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Q2, 6), p. 531.

⁹⁶ 曾樸：〈曾先生答書〉，收於胡適：《胡適文存三集》第 4 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 年），卷 8，頁 1131。

的建構和需要，可見其評述、闡發中西文化，意皆在「再現」之，其旨皆為呈現一己之見。此一譯者／觀察者的旁觀視角，不禁使我們聯想起班雅明論及全景文學時所言——此類文體作家通過詳盡地敘寫觀察所得，乃為了傳遞特定意義，即其「再現」並非僅僅為了「傳真」，更多地反而是迂迴地表達他自己對於當代的感知，及其欲通過譯寫傳遞的訊息。

無獨有偶，繼承陳季同的中國書寫，數十年後，林語堂譯寫中國的著作，亦在法國流傳。首先是法文版的《中國幽默——隨筆、諷刺與小品集》，之後，《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書，也陸續在 1937 年被翻譯成法文。《吾國與吾民》一書敘寫中國社會與文化特色，分成中國人之德性、中國人的心理、人生的理想等篇章，深入分析中國人的性格。相對於陳季同的作品立意為中國辯護不受後來研究者待見，林語堂書寫家國的作品當時也獲讀者惡評，甚至有中國批評家評論此書實名為「賣國與賣民」，⁹⁷指稱林語堂的書專向西方讀者書寫中國醜惡一面，乃賣國求榮的行徑。顯然，不論是為中國文化辯護，抑或林語堂所言，「客觀」陳述中國社會現況，在向世界譯介中國時，雙語書寫中國者雖意圖跨越文化、地域的疆界，打破隔閡，溝通中外，然實際上卻時常面臨著難以釐清的兩難情況：以外語譯寫中國的作者，該如何拿捏差異性的呈現？如何以「他者的語言」，在強勢主流語言文化的在場下，持平地傳遞對本地文化「他異性」的重視？而秉持「說真話」精神寫作之作家，雖意圖陳述現實，但在各種政治困局或愛國情懷的夾擊中，譯寫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因素又會如何對其文學實踐發生影響？

早於 1920 年，遠在海外的林語堂在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中國學生月報》）上發表文章，探討「民族主義」和輸入西方文學經典的問題時便認為，狹義的愛國主義是唯我獨尊，一味沉浸在自己民族過去的輝煌中，而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則著眼的是民族未來的發展，探索民族發展潛在的可能。他還以德國和法國對待莎士比亞的不同態度為例，說明恰當地引

⁹⁷ 在林語堂此書出版後，武漢的《國民新報》（*People's Tribune*）一名署名「一個中國人」的作者為文嚴厲批評之，指責林語堂「賣國賣民」，林語堂在給華爾希的信中提到此事，認為這是「自卑感強」的「愛國者的專利」，有如「梅毒」。錢鎖橋認為該文應出自該報主編湯良禮（1901-1970）之手，他當時是汪精衛的秘書。轉引自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頁 202-204。

入外國優秀的文學資源對於本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⁹⁸這段話微妙地形成了對上文所談及的陳季同為中國發聲的書寫所引起的思考，以及時人對林語堂之創作「賣國賣民」指控的回應。也就是說，若擴大林語堂的觀點來看，則向中國文壇輸入西方經典，或者以強勢語言向域外譯介中國文化，並不僅僅可以看成是增強、複製世界列強國族位階，或討好西方主流論述、宣揚愛國情懷的文學實踐；反之，通過譯介中國、再現西方，中國現代作家、譯者如林語堂、陳季同，更可能在某種層面完成了對自我國族文化想像的指涉。

此外，前文已提及，20世紀以降的法國文壇具有一「世界主義」的視野。林語堂的「小評論」文集法文版出版前不久的1933年，馬樂侯以中國革命為背景的第三部小說《人的狀況》(*La condition humaine*)已在《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N.R.F.*)發表，為他贏取法國文壇最高榮譽的龔古爾文學獎。於此同時，戴望舒(1905-1950)、梁宗岱(1903-1983)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翻譯也陸續躍上法文報刊版面，比方戴望舒參與合作的《公社》(*Commune*)雜誌專號，也於1934年發行。⁹⁹從此一法國文壇對於中國現況的閱讀興趣和喜好方興未艾的面向上，進一步探索《北京政聞報》編輯譯介林語堂描寫中國的隨筆評論之舉，則不論是為了照應法國讀者對理解當代中國的需求，或為法文讀者傳遞中國人對新生的想望，實際上此一文學譯介可說回應了當時歐陸政治、文化界「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的文學關懷，及對全球局勢變遷的興趣。¹⁰⁰林語堂的多

⁹⁸ Lin Yü-t'ang, "Literary Revolution, Patriotism and the Democratic Bia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5.8 (1920), p. 39; 鳳媛：〈林語堂聖約翰時期的語言文學觀考論(1911-1916)〉，頁91。

⁹⁹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9).

¹⁰⁰ 如筆者在註25中提及，一戰後，歐陸知識分子如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等人大力提倡反戰思想，擁護世界和平，一股具人道精神的「世界一家」之世界主義風潮在歐陸漫衍，然1930年代，左翼陣營提出共產國際訴求，提倡全世界各地的弱小、無產階級團結互助的國際主義思潮日漸流行，兩者之間亦有漸漸合流之勢。當時不少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的法國知識分子具有左傾的思想，也是不爭的事實，比方說著名的漢學家艾田浦(Rene Etiemble, 1909-2002)。相關研究請見鄭可怡：〈互為鏡像的中法左翼作家：戴望舒、艾田伯和馬爾羅〉，《香港文學》2018年5月號，頁32-44。而《北京政聞報》是法國外交機關的半官方報紙，主編孟烈士特是記者，該報對於中國之關注，其出發點無疑仍與法國讀者最為關心的世界局勢、法國國家利益息息相關。以孟烈士特在他所編輯、出版的與中國現況有關的書籍前言中可以看出，他所關心的是法國人民和中國人民智識上博愛

語書寫及其「小評論」文字法文版本之傳衍，於此更可看成是 20 世紀初期歐亞文化交流、互動進程之一環，交織在全球的政治、文化脈動中。在此意義上，林語堂「小評論」文集的法譯，不但展現出中國文人之自我認同如何為多元文化流動形塑的經歷，更重要的是，林語堂雙語書寫及其法文譯本之旅行，也投射出中國現代文學如何在不斷地與世界文壇的交流下形構自我面貌的歷程，充滿著值得挖掘的深意與張力。

五、小結

林語堂辦刊、寫作，提倡幽默文學、拓寬現代散文邊界的文學成就，在現代文學史上已經吸引了許多關注。然誠如學者所指出，林語堂的寫作實踐，尤其是文體、風格方面，和他的雙語寫作歷程息息相關。1927 年回到上海，林語堂積極參與多樣文化活動，並開始在《中國評論週報》的「小評論」專欄發表英語文章，這些文章很快地便被其他外文報刊轉載、出版，比方說《北京政聞報》的法文翻譯。

以往已有學者注意到林語堂雙語寫作的成績，然長期以來，學界論述林語堂文學風格的凝成時，卻往往較易忽略此時期林語堂雙語寫作在其文風形塑上的階段性意義。實際上若我們拋開民族國家語文的視角，不僅僅只考量中文寫作，納入林語堂此時期的雙語實踐一併思考，則可以對林語堂的創作有更深入的認識。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通過對林語堂在《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專欄上連載文章不同語文版本的對照閱讀，探索林語堂後期暢談小品文時所論之「閒適」、「幽默」之筆調，以及「旁觀」、「說真話」的視角，如何在其早期的英語書寫中展現，又如何為其中文寫作承繼、衍化，並探索其背後的意涵。儘管林語堂「小評論」的中文版帶有語錄體的風格，更多言志、載道之成分，然其摘下領帶，坐在爐火前與朋友聊天的輕鬆適意語氣，卻沒有流失，展現了林語堂在《語絲》時期便開始思考的，兼容西方「隨筆」筆調，以創發中國現代文體的嘗試痕跡。而《北京政聞報》印書館出版的法文版在英文連載文章的基礎上譯成，翻譯貼近英文版，未見改動，但譯者的法文的人稱、語法選擇，使得

精神的建立和發展，更將此一法國理想主義的文化傳播至中國，視為法國對中國最大的影響力。Alphonse Monestier, "Note de l'éditeur," in *La Mission Painlevé en Chine* (Pékin: Politique de Pékin, 1921), p. 1.

語氣更為輕鬆。法文譯者在序中強調林語堂「小」評論的精神，亦誇讚林語堂文風頗具趣味，而且不論是書名，又或是翻譯選擇，法文譯者都偏向展現何為「中國幽默」，相當能吸引讀者。

「小評論」專欄的文章，後由林語堂編選成《小評論文集：隨筆、諷刺與素描在中國》在上海出版。此書題名涉及了幾種文類關鍵詞，舉凡諷刺 (satires)、隨筆 (essay)、素描 (英: sketch; 法: esquisse)，此三類都是先後在 18 世紀歐美勃興的文類形式，簡單來說，其共同點為以輕鬆、友好、風趣的口吻，旁觀者／旅行者的視角，速寫風俗人物，即班雅明所稱之「全景文學」，備受中產階級興起以來各地城市讀者的歡迎。通過對這些文類的追索與考察，本文指出，林語堂的中國譯寫在歐美受到歡迎，與林語堂以中國視角，融合、化用了此一西方文學類型有關；而其書寫題材，或大或小，或中或西，饒富趣味。他談論嚴肅議題，但更強調是一我之真見，形塑出一個風趣、懂得何為舒適與享受，親切的東方智者、旅行家形象，與當時歐美都會中產讀者的閱讀喜好、生活追求頗為契合，更能引起共鳴。林語堂曾說過：「在遊覽美國和中國的思想之旅程中，我從來都覺得自己是一個現代人，深明現代人的問題，共享發現的喜悅。文中但凡說『我們』，我指的是『我們現代人』。」¹⁰¹林語堂的「小評論」，及其後來在此基礎上發展的，以英文書寫中國的文學實踐，不僅僅是從「我們」中國人視角出發進行的文化關照，更是「我們」的一份子——現代人林語堂——為讀者創作的「現代」感懷。林語堂此類文學實踐由此可說是多方面拓寬了中國現代文學話語之範疇，值得深入探索。

然不論當時或今日，論及林語堂的中國書寫，總有評論以賣國求榮者視之，或論及林語堂書寫的中國如何之不夠中國。而除林語堂以外，在 19 世紀末的法國，晚清外交官陳季同一系列以法文書寫中國的作品，向法國讀者介紹中國人、社會、文學與文化，迴響廣泛，各界卻也不乏對其書寫過於民族主義的批判。從陳季同所談論的「世界與文學」視角，以及林語堂對文學交流、譯介所提出的看法，並借鑑陳、林二人書寫形式所涉及的「全景文學」中「觀察者」視角此一思考面向，本文指出，在這類作品中，作者如何再現外部世界，與他作為一個「觀察者」的眼光，及其所屬的時

¹⁰¹ Lin Yutang, "Preface,"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p. XV, 轉引自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頁 353。

代、背景、文化乃緊密連結的，甚至進而幽微隱密地呈現了作家對其當代複雜的理解、詮釋。因而，陳季同、林語堂以外語對世界譯寫中國，及其所引發的種種聲浪、反響，在在展演了國族認同的形塑可以如何在多元文化接觸、流動中凝聚，也彰顯了在書寫自我與和他者交流的文學實踐中，民族情懷與世界想像不時共存的矛盾張力，不斷帶領我們反思國別文學史書寫框架的侷限、中外文學交流是否存在邊界等議題。

從《中國評論週報》這份中國人創辦，欲向世界發聲的半官方性質報刊，到《北京政聞報》這份半由法國外交部資助的刊物與印書館，林語堂的中國譯寫在各國具官方性質報刊上的轉譯、行旅，還提醒了我們，文學書寫與文類建構，和現代出版環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且書寫中國的想望，還緊緊與國際政治、地緣文化等國際情勢間也有著複雜聯繫。也正是此一文學實踐與全球脈動緊緊相繫之複雜性，體現了從跨文化實踐、都會報刊市場以及世界文學的視角關注、分析林語堂雙語書寫、多國轉譯歷程的必要性。在人人說好一個中國故事成為當下時興議題的此時今日，林語堂其人其文歷久彌新，無疑仍能提供許多參照，具有思想史、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責任編校：黃璿璋、游喬茵】

徵引文獻

專著

- 〔清〕陳季同 Chen Jitong 著，李華川 Li Huachuan 譯：《吾國》*Wuguo*，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6 年。
- 〔清〕陳季同 Chen Jitong 著，段映紅 Duan Yinghong 譯：《中國人自畫像》*Zhongguoren zihuaxiang*，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6 年。
- 岑丞丕 Cen Chengpi、洪俊彥 Hong Junyan：《林語堂生平小傳》*Lin Yutang shengping xiaozhuan*，臺北 Taipei：華藝數位公司 Huayi shuwei gongsi，2014 年。
- 李華川 Li Huachuan：《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Wanqing yige waijiaoguan de wenhua liche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4 年。

林語堂 Lin Yutang:《大荒集》*Dahuangji*, 上海 Shanghai:生活書店 Shenghuo shudian, 1934年。

——:《拾遺集(上)》*Shiyiji (shang)*, 收入梅中泉 Mei Zhongquan 主編:《林語堂名著全集》*Lin Yutang mingzhu quanji* 第17卷, 長春 Changchun: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Dongbe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4年。

熊月之 Xiong Yuezhi:《異質文化交織下的上海都市生活》*Yizhi wenhua jiaozhixia de shanghai dushi shenghuo*, 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04年。

劉佳蓉 Liu Jiarong:《斯「文」各主張:小品論述在民國》*Si “wen” ge zhuzhang: xiaopin lunshu zai minguo*, 臺北 Taipei: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Minguo lishi wenhua xueshe, 2022年。

錢鎖橋 Qian Suoqiao:《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Lin Yutang zhuan: zhongguo wenhua chongsheng zhi dao*, 新北 New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8年。

錢鎖橋 Qian Suoqiao 主編:《林語堂的跨文化遺產》*Lin Yutang de kuawenhua yichan*, 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21年。

錢鎖橋 Qian Suoqiao 編選:《林語堂雙語文選》*Lin Yutang shuangyu wenxuan*, 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0年。

羅仕龍 Luo Shilong:《志於道·遊於譯:宋春舫的世界紀行與中西文學旅途》*Zhiyudao, youyuyi: Song Chunfang de shijie jixing yu zhongxi wenxue lutu*, 新竹 Xinzhu: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23年。

[加]約翰·克勞利 John E. Crowley 著, 孫偉譯 Sun Wei:《舒適觀念的誕生:近代早期英國與美國的感受力與設計》*Shushi guannian de dansheng: jindai zaoqi yingguo yu meiguode ganshouli yu sheji*, 杭州 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23年。

[法]金絲燕 Jin Siyan:《文化轉場:中國與他者》*Wenhua zhuanchang: zhongguo yu tazhe*, 北京 Beijing: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Zhongguo da baikequanshu chubanshe, 2016年。

- [德]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著，張旭東 Zhang Xudong、魏文生 Wei Wensheng 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Fada zibenzhuyi shidai de shuqing shiren*，臺北 Taipei：臉譜出版社 Lianpu chubanshe，2002 年。
- [德]魯道夫·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賴芊曄 Lai Qianye、徐百柯 Xu Baike 等譯：《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Wanqing de meiti tuxiang yu wenhua chuban shiye*，臺北 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2019 年。
- 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Christopher Rea, *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David James Fisher, *Romain Rol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eds., *Dictionnaire des Genres et Notions littéraires*,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 Gregory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9.
- Jean-Marc Moura, *Le sens littéraire de l'humour*,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15.
- Jessica Milner Davis and Jocelyn Chey, ed., *Humor in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Resistance and Control in Modern Tim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Jules Janin, *Les Français peints par eux-mêmes: Encyclopédie moral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Paris: L. Curmer, 1840.
- Kristie Hamilton, *America's Sketchbook: the Cultural Lif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Genre*,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n Yutang,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5.

- , *L'Humour chinois ou Recueil d'essais, satires et esquisses*, Pékin: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36.
- ,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 Martina Lauster, *Sketch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an Journalism and its Physiologies, 1830-5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Rudolf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 Shuang Shen, *Cosmopolitan Publics: Anglophone Print Culture in Semi-Colonial Shanghai*,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cheng Ki-tong, *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eme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4.
- ,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6.
- , *Mon pays*, Paris: Calmann Lévy, 1892.
-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Un poète lyrique à l'apogée du capitalisme*, Paris: Payot, 1982.
-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林) 語堂(Lin) Yutang :〈插論語絲的文體——隱健，罵人，及費厄潑賴〉“Chalun yusi de wenti: yinjian, maren, ji feiepolai”，《語絲》*Yusi* 第 57 期，1925 年 12 月。
- :〈論幽默（上）（中）〉“Lun youmo (shang)(zhong)”，《論語》*Lunyu* 第 33 期，1934 年 1 月。
- 林語堂 Lin Yutang :〈新舊文學〉“Xinjiu wenxue”，《論語》*Lunyu* 第 7 期，1932 年 12 月。
- :〈論幽默（下）〉“Lun youmo (xia)”，《論語》*Lunyu* 第 35 期，1934 年 2 月。
- 張睿睿 Zhang Reirei :〈從牛津「冒」到上海的「煙」——林語堂和論語派的中國現代化〉“Cong niujin ‘mao’ dao shanghai de ‘yan’: Lin Yutang he lunyupai de zhongguo xiandaihua”，《東吳中文學報》*Dongwu zhongwen xuebao* 第 41 期，2021 年 5 月。

郭彥娜 Guo Yanna :〈宋春舫：中國現代文學域外譯介的發軔者〉“Song Chunfang: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uwai yijie de farenzhe”, 《新文學史料》 *Xinwenxue shiliao* 2021 年第 2 期。

——：〈法文《北京政聞報》與早期中國新文學對外譯介〉“Fawen Beijing zhengwenbao yu zaoqi zhongguo xinwenxue duiwai yijie”,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2020 年第 5 期。

陳俊啟 Chen Junqi :〈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Wanqing xiandaixing kaizhan zhong shoukai fengqi de xianfeng: Chen Jitong (1852-1907)”, 《成大中文學報》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6 期，2012 年 3 月。

曾樸 Zeng Pu :〈曾先生答書〉“Zeng xiansheng dashu”, 收入胡適 Hu Shi :《胡適文存三集》 *Hu Shi wencun sanji* 第 4 冊，上海 Shanghai : 亞東圖書館 Yadong tushuguan , 1930 年。

萬華英 Wan Huaying :〈民國時期中山文化教育館創辦雜誌知見錄〉“Minguoshiqi Zhongshan wenhua jiaoyuguan chuangan zazhi zhijianlu”, 《中國出版史研究》 *Zhongguo chubanshi yanjiu* 2021 年第 1 期。

鄒振環 Zuo Zhenhuan :〈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Tushanwan yinshuguan yu shanghai yinshua chuban wenhua de fazhan”,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Anhu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2010 年第 3 期。

趙怡 Zhao Yi :〈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寶庫——《法文上海日報》（1927-1945）〉“Yanjiu shanghai fazujieshi bukehuoque de shiliao baoku: Fawen shanghai ribao (1927-1945)”, 收入馬軍 Ma Jun、蔣杰 Jiang Jie 主編：《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二輯）》 *Shanghai fazujieshi yanjiu (di er ji)*，上海 Shanghai :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 2017 年。

——：〈《新法蘭西評論》（NRF）之中國新文學介紹——新文化運動與中法文化交流〉“*Xin falanxi pinglun (NRF) zhi zhongguo xinwenxue jieshao: xinwenhua yundong yu zhong fa wenhua jiaoliun*”, 收入朱慶葆 Zhu Qingbao、孫江 Sun Jiang 主編：《新學衡：新文化運動的異途》 *Xinxueheng: xinwenhua yundong de yitu*，南京 Nanjing :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 2021 年。

- 趙怡：〈上海租界のフランス語新聞 *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文化欄を支えた多国籍の執筆陣〉“Shanghai sokai no furansugo Shinbun *Le Journal de Shanghai* (1927-1945): bunka ran o sasaeta ta kokuseki no shippitsu-jin”，收入〔日〕榎本泰子 Yasuko Enomoto、森本頼子、藤野志織 Shiori Fujino 編：《上海フランス租界への招待：日仏中三か国の文化交流》*Shanghai furansu sokai e no shōtai: nichifutsu-chū san-kakoku no bunka kōryū*，東京 Tokyo：勉誠出版 Bensei shuppan，2023 年。
- 鳳媛 Feng Yuan：〈林語堂聖約翰時期的語言文學觀考論 (1911-1916)〉“Lin Yutang shengyuehan shiqi de yuyanwenxueguan kaolun (1911-1916)”，《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ban)* 2019 年第 1 期。
- 劉正忠 Liu Zhengzhong：〈林語堂的「我」：主題聚焦與風格定調〉“Lin Yutang de ‘wo’: zhuti jujiao yu fengge dingdiao”，《中國現代文學》*Zhongguo xiandai wenxue* 第 14 期，2008 年 12 月。
- 鍾欣志 Zhong Xinzhi：〈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多樣性與當代性 (1919-1937)〉“Song Chunfang xiju yijie gongzhuo de duoyangxing yu dangdaixing (1919-1937)”，《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2 期，2019 年 12 月。
- ：〈宋春舫的多語書寫與民國初年交會區的知識互換〉“Song Chunfang de duoyushuxie yu minguo chunian jiaohuiqu de zhishi huhuan”，《戲劇研究》*Xiju yanjiu* 第 29 期，2022 年 1 月。
- 韓若愚 Han Ruoyu：〈食人主義的必要：蒙田《隨筆》·林語堂《生活的藝術》·中國性·文化翻譯〉“Shiren zhuyi de biyao: Mengtian Suibi, Lin Yutang *Shenghuo de yishu*, zhongguoxing, wenhua fanyi”，《編譯論叢》*Bianyi luncong* 第 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
- 聶卉 Nie Hui：〈《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Beijing zhengwenbao yu zhongguo wenxue yijie*”，《漢語言文學研究》*Hanyuyan wenxue yanjiu* 2018 年第 2 期。
- 鄭可怡 Kuang Keyi：〈互為鏡像的中法左翼作家：戴望舒、艾田伯和馬爾羅〉“Huwei jingxiang de zhong fa zuoyi zuojia: Dai Wangshu, Ai Tianbo han Ma Erluo”，《香港文學》*Xianggang wenxue* 2018 年 5 月號。

羅仕龍 Luo Shilong :〈從繼承傳統到開創新局——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Cong jicheng chuantong dao kaichuang xinju: ershi shiji qianbanqi fayu shijie de zhongguo xiju yanjiu”,《漢風》*Hanfeng* 2017 年第 2 輯。

〔美〕胡志德 Theodore D. Hutters 著，吉靈娟 Ji Lingjuan 譯：〈20 世紀初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曖昧面貌〉“20 shijichu zhongguo wenxue xiandaixing de aimei mianmao”，《人文中國學報》*Renwen zhongguo xuebao* 第 24 期，2017 年 6 月。

〔美〕唐麗園 Karen L. Thornber 著，崔瀟月 Cui Xiaoyue 譯：〈反思世界文學中的「世界」：中國大陸、臺灣、東亞及文學接觸星雲〉“Fansi shijie wenxue zhong de ‘shijie’: zhongguo dalu, taiwan, dongya ji wenxue jiechu xingyun”，收入〔美〕大衛·達姆羅什 David Damrosch、劉洪濤 Liu Hongtao、尹星 Yin Xing 主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Shijie wenxue lilun dube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3 年。

Alphonse Monestier, “Note de l’éditeur,” in *La Mission Painlevé en Chine*, Pékin: Politique de Pékin, 1921.

Catherine Vance Yeh, “The Life-Style of Four Wenren in Late Qing Shangha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7.2, 1997.

Jean Escarra, “Préface,” in *La Chine et les Chinois*, Lin Yutang, Paris: Payot, 1937.

Lin Yü-t’ang, “Literary Revolution, Patriotism and the Democratic Bia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5.8, 1920.

Mary Louise Pratt,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1991.

Paul Morand, “Interview donnée à Frédéric Leffèvre,” in *Papiers d’identité*, Paris: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31.

Yanna Guo, “La Politique de Pékin (1914-1940): une revue francophone comme espace de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373.1, 2020.

報紙文章

林玉堂 Lin Yutang :〈徵譯散文並提倡「幽默」〉“Zhengyi sanwen bing tichang ‘youmo’”，《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第 3 版，1924 年 5 月 23 日。

林玉堂 Lin Yutang：〈幽默雜話〉“Youmo zahua”，《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第2版，1924年6月9日。

網路資料

Dictionnaire Larousse，參見：<https://www.larousse.fr/dictionnaires/francais/humour/40668>，瀏覽日期：2023年11月10日。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參見：<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esquisse-genre-litteraire/>，瀏覽日期：2023年11月10日。

